

重新解讀「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的義理內涵

王邦雄*

摘要

《易傳》這一句千古傳頌的名言，「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上下兩半句都以「形」做為立論的基點，整句重心在「上下」的生命兩路，而給出「道器」的價值二分。學術傳統「形而上」解為「形之上」，指謂的是生成萬物的天道，用以譯解西方哲學的第一哲學。問題在「形而上」解讀為「形之上」，那下半句也只得隨順的解讀為「形之下」，然而天地萬象皆有形，卻沒有「形之下」的存在物。由是而言，這一解讀顯然出了大問題。實則，「而」可當「往」解，「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從人的存在處境來說，是「心在形中」，從人的生命出路來說，是「心」引領「形」往「上」走的路，是「道」行的路；「心」執著「形」往下走的路，是「器」用的路。心執著人物的形氣物欲，也執著人間的名利權勢，心失去了當家做主的存在分位，反而成為形氣物欲與名利權勢的工具，「心為物役」，甚至只問目的而不擇手段，「器用」墮為權謀算計，從孔子說「士志於道」，也說「君子不器」，老子說「為學日益，為道日損」來看，道行的路才是光明正大的路，器用的路則隨奔競權勢、爭逐名利的工具了。

關鍵詞：形而上、形而下、形、道、器、知、不知、道心之知、成心之知、無用之用、有用之用

王 邦 雄* 國立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所／國立中央大學哲學研究所／
淡江大學中國文學學系所（026296@mail.tku.edu.tw）

今天，學會頒給我「思源學者」的終身成就獎，我愧不敢當，好像新生訓練般不知要從何說起！因為這一個月來有兩、三篇文稿正趕著寫，所以大會通知現場要發表論文，最好是書寫完整。我想，二十分鐘的報告還寫什麼論文呢？所以給出一紙沒有引據論證的架構圖表，我拋出的論題是，我們要如何解讀《易傳》：「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這一句話，要如何重新來解讀？我每一回都站在既本土又思源的思路說，也就給我比較專注的論題，跟所有與會的學者做一場讀書心得的報告。再進一步說，因為「思源」的「源」一定是「價值的根源」，加上「本土」的生命連結，也就是我們要有一個自家的價值源頭，這樣活出一生才可能有生命的歸屬。價值的認同與生命的歸屬，正好是「思源」跟「本土」兩相結合而不可分的學術進路。當前的台灣是很「本土」，但「思源」的話，一定要問到價值的源頭，所以「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這一句話，就是我們要去面對且研討蘊藏其間的義理內涵，以求站穩自己的腳跟，讓自家的生命在形上之道的引導下，向上升越，而開啟行道人間的人生旅程。有位很天才的日本學者，通過「形而上者謂之道」來翻譯西方哲學的形上學（meta-physics），那 meta-physics 本意是物理學之後，就在安排亞里斯多德著作出版時，第一哲學排列在物理學之後，那只是時間的先後，結果日本這個學者很有靈感創意，把它一轉而為形而上的先後，它就是藏在物理現象背後的一個生成原理，一切存在之所以為存在的理據，以合理地解釋萬物的存在。萬物的存在一定要給出合理的解釋，因為不合理就不存在了。所以用這個存在之理來保證萬物的存在，而這個存在的理據就是「形上學」，他用「形而上者謂之道」來翻譯 meta-physics，就是今天學界已約定而流通的所謂「形上學」。

問題在，你用的前半句話，那請問後半句話要如何說？前半說形上學理上可以成立的話，那「形而下者，謂之器」該怎麼安頓它？要整句話解讀下來似乎有困難，大家都習以為常把「形而上」解釋成「形之上」，那相對地「形而下」就得說成「形之下」了。問題在，沒有「形之下」啊！天地萬物或人間萬象皆屬有形的存在，說天道生成有形的萬物，而天道本來無聲無形，所以以「形之上」說天道，可以講得通，因為在這個有形萬物之上有一個無形的形上本體，它是萬物存在的理論根據，那個理就在那裡，沒有理據的話，萬物存在的基礎立即動搖。

今天要有所說，一定要回到「人」的身分來就是這個道理，通過人性來說人道的話，人間最後的防線，就在人性本身，因為合理才存在。兩岸問題已經不是「中國」的問題了，而是「人」的問題，因為中國之所以為中國不見了嘛，那大家回到「人」的身分，講「人」的哲學，問「人」的合理在哪裡，怎麼樣的人生才合理？人物合理、人間合理，人生才活得下去，也才可能夠有未來可說。解讀這句話，問題就在得面對，「形而下者謂之器」，要怎麼給出一個說法，總不能不明不白把它拋棄在歷史傳統的故紙堆中而不給出合理的說法，因為人世間根本沒有「形之下」的存在啊！

我聽牟宗三老師說，徐復觀先生發覺下半句講不通，做一個學人要怎麼辦，「形而

下」講不通，那我們講「形而中」，他說他要給出一個新的說法，不要講「形而下」了，講「形而中」不就沒有問題了嗎？

我想他的思考是既然把「形而下」說成是「形之下」是不合理的，那「形而上」說是「形之上」也就有問題了。作為一個後代的學者，我們有一個使命，一定要合理地解釋古聖先賢所留下的經書典籍的存在。形上學是在合理地解釋萬物的存在，我們作為一個學者，面對文化傳統、面對幾千年，我們要合理地解釋經典的存在，讓經典活用於今天，面對今天的問題，又解決未來的問題。「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孔穎達的《正義》。說「先道而後形」，「先」是形上的先後；又說「道在形之上，形在道之下」，「道在形之上」已涵蘊「形在道之下」，問題在「形而下者謂之器」要怎麼說？「形而下者謂之器」似乎已被遺忘，大家只是合理地解釋「形而上者謂之道」，「道在形之上」與「形在道之下」，只挑講得通的講，而「形而下者謂之器」怎能置之不理呢？我看不是被遺忘，而是大家在講不通之下，無奈的選擇避開，反正大家都要「形而上」，都不要「形而下」了。我覺得這句話要完整地且合理地解釋，要回到思想的源頭去尋求根源性的理解。

我記得林安梧教授還在大一、大二的階段，我回到師大國文系做一場學術演講，我的講題是「論儒道兩家的道」，就從「形而上」與「形而下」談起，我認為那個「而」字可當「往」解，意味著生命的動向，人是萬物之一，所以我們是人物，但人不只是「形」，人還有「心」。人性的尊嚴與高貴要通過「心」來說，我們的存在處境是無限的「心」落在有限的「物」，「心」的自覺讓就是我們成為萬物之「靈」。此所以人有兩個身分，一個是萬物之一，跟天地萬物一樣；第二個身分，人很獨特的，通過莊子在秋水篇一段寓言的體會，人的「心」已開發出來，而萬物的心沒有開發出來，孟子說「人之異於禽獸者，幾希」，人跟禽獸的不同就在人的心靈開發出來了。「心」在哪裡，就在形中，我們的心就落在我們的形體中，無限的心要帶著有限的物，還得走入複雜的人間，去展開人生的行程。人生路上的艱苦，不止在人物是有限的，且人間是複雜的！

原來「形而上」與「形而下」，這個「而」可當「往」來講，這個形體是中性的，所以我把它「形」放在圖表上下之間的位置。「而上」、「而下」的生命動向，不是「形體」能擔負的事，而是心靈要去決斷的事。「上、下」從我們的心靈來說，心帶領著我們的形體，是要往上走，還是往下掉？往上走就是「形而上者謂之道」的「道行」；往下掉就是「形而下者謂之器」的「器用」。這個「器用」在人間太重要了，怎麼可以否定「器用」的實用價值而說它是「下」呢？我們可從《論語》的義理來看，孔子說「士志於道」，又說「君子不器」，意謂一個讀書人的用心所在，就在為天下人開路，開出一條依於「仁」心，據守「德」行而走出來的大「道」，而不僅求自己的才氣顯發功用而已！所以「形而下者謂之器」的「器」一定不是正面的意思，說它「下」，就是負面的意思，因為生命是往下走的。孔子還有一句很切當的話，所謂人生的路，是要往上升越呢，還是往下掉落

呢？孔子說：「君子上達，小人下達」，又說：「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原來「心」帶著「形」往上走「道義」的路，是生命往上升越而上達於「道」；若心帶著形往下走「功利」的路，是生命往下掉落而下達於「器」。上下是價值的抉擇，言行以「義」為價值根據，而走出的路是「道行」，言行以「利」為價值根據，而走出的路那僅是「器用」而已！這是心「靈」的覺醒，為人處世當該如此。顯然，道行是「形而上」，而器用是「形而下」，形體本是中性的，上下是「心」做出存在的抉擇。我們再從道家來說，老子說「為學日益，為道日損」，「為學」不是今天客觀化的知識學問，這個「為學」是負面的意義，因為這兩句話在一起，「為學日益，為道日損」，關鍵在「損」，此「為道」所要減「損」的，一定是為學所增「益」的，所以「為學」不是正面的意思。老子講「絕學無憂」，「絕學」可以「無憂」，又講「學不學，復眾人之所過」，所學的是不學，可以救眾人之所過，足見「學」明顯是負面的意義。所以要合理地解釋這一句話，依我的理解，「形而上者謂之道」就先確定「形體」是在中性的存在，上半句我們的「心」帶著形體往「上」走的路是謂「道行」。那還要解釋下半句「形而下者謂之器」，「上、下」是從「心」來說，不是從「形」來說，我的詮釋系統就在「心執著物」，人的形「物」就有才氣，心知執著「才」就會有優越感，執著「氣」就會有英雄氣，人際關係開始緊張，英雄氣會壓迫身邊的朋友，優越感會看不起跟我們一起成長的同學，這一來的話人我之間就會失衡。心知不光只是執著我們的形氣，心還執著人間街頭的名利權勢，那心就此沉墮為名利心跟權力欲，心知執著名利，就是名利心，心知執著權勢，就是權力欲。心執著才氣，又執著名利權勢，心執著人物的才氣，與人間的名利權勢。你執著它，等於你被它綁住；你抓住它，等於被它套牢。此其結果是，主客易位而情勢逆轉。「心」本來是要當家作主，它要帶著形體不斷地往上走，所以人生的方向只在：是「上」還是「下」，而不在東西南北。東西南北再怎麼走你還是在原地打轉，不可能有突破，人生路上不管東西南北你都要往上走，不能往下掉。心知在執著的狀態，心就不再是生命主體。儒家講道德主體，道家講生命主體，心一起執著就不再是當家做主的「心」，心已轉變成「心為物役」的狀態，心執著名利權勢，心反而成為名利權勢的工具，那麼人生就在人間這邊逆轉，本來想往上升，反而往下掉。我如此這般的解釋了為什麼我們面對的世界會如此不堪，那可真讓人消受不了的複雜！這樣一來，「心」反而為「物」所役，心本來是目的，現在往下掉，而變成工具。這如同當代哲學所講的「價值理性」跟「工具理性」的上下二分，價值理性失落，工具理性取而代之，當起家來。所以「心為物役」，心變成工具，此處所謂的「器用」也不是價值中立的器用，已成為權謀算計的操作運用，陰謀詭計、權力操控都在其中。當代的科技正好成為當權者的「器用」，所以人格獨立與人權自由的空間越來越被壓縮。所以，通過道家的「心」來解讀最為貼切，心有「知」的作用而本質在「執著」，執著人物與人間，心知執著，生命之氣就被禁閉，所謂一起往下掉就是生命沒有出路，所以老子講「為道日損」。為什麼要「為道日損」？因為「為學日益」，「日益」的是心知所執著的

名利權勢，而名利權勢的奔競爭逐，會帶出「寵辱若驚」的驚恐，莊子〈齊物論〉說「樂出虛，蒸成菌」，會有幻聽不定幻形無根，而生命陷於恐慌的情境。身為專家學者是比較會有優越感，某些時候我們會自視甚高，對人間底層與社會大眾的同情反而是欠缺的。所以我們要把「為學」所拖帶出來的傲氣與優越感解消，我們才會是做「為道日損」工夫的一個真正的學者。

所以「為道」所「日損」的一定是「為學」所「日益」的，此所以道家認為的「為學」所日益的就是「心知」的「知」，執著的「知」。人的心有知的作用，知的本質是執著，這是我對道家思想很關鍵性的解讀。第二章所說的「知善知美」，是你把美善的價值標準執定在自己的身上，就已是偏見，你一個人的「知」所執定的價值標準怎能代表全球人類？決定什麼是美、什麼是善，更嚴重的後續動作，你又依據這個標準，責求天下人符合你的標準，根本就是傲慢。人間的紛擾與人物的難堪，完全暴露無遺。就因為是執著「知」，此其結果是「心」變成物欲的工具，你執著物，反而為物所役。所以道家一定要從「知」進到「不知」，老子說「知不知，上；不知知，病」(〈七十一章〉) 生命往上走，「上」是肯定的價值論定；反之，從「不知」往下掉落為「知」，是從童年的「無心天真」，在成長路上轉成新知執著的「知」，這一轉大事不妙矣，就說是「病」，而給出負面的評價。心知執著帶出人為造作，所以「知」一定要解消而進到「不知」的層次，才是生命往「上」走；由「不知」的天真掉落在「知」的世故，這是生命往下掉的「病痛」。莊子也作如是觀，「知止其所不知，至矣。」這是〈齊物論〉的觀點；〈大宗師〉也如斯說：「以其知之所知，以養其知之所不知。」講涵養工夫是從「知」進到「不知」，這個「不」不是道家的反智論，這個「不」是超離「知」，意謂不要因執著而陷滯其中，反而要解消「知」，超離「知」，通過莊子「心齋」與「坐忘」之「離形去知」的修養工夫，是解消「心執著形」之「心」與「形」纏結在一起的病痛，現在把它拉開，從「形」說叫離形，從「心」說就是去知，去知等同不知，也是在解消中超離的功夫休養。心回歸心的自己，是謂「道心」。用「道心」來看人物、看人間，可以照現人間的真相與人物的真情，所以它是一個實現原理，「不知」才是真正的知，「知」反而「不知」。「不知」，「道」才開顯，「知」，「道」反而被「遮蔽」了。這個是老子跟莊子，他們講「為道」的工夫修養，都從「知」進到「不知」，義理很清晰，也很嚴謹。我這一方面的思考，本來是我自己幾十年來逐步形成的詮釋系統，後來我看到王船山的一句話大為驚歎，當然有一點落寞傷感，我以為我這樣的解釋是我的創見，沒想到人家兩三百年前已經講出來了，在《莊子解·人間世》如斯說：「知生于心，還以亂心。」，「知生于心」，故謂「心知」，而「知」是執著，你執著太多你心就亂了、心頭亂紛紛，而且到最後，竟成了自我封閉的意識形態，把標準訂在自己，責求天下人跟我一樣，跟我一樣的人都對，跟我不一樣的人都不對。我們憑什麼說這句話？這不是當代最大的難題嗎？台灣的藍綠之間與兩岸之間的路線問題、美國跟中國之間的競爭，不僅路線的歧異，根本是霸權之爭。所以我

說現在不要用國界來看，而要落在人性來看，人心直接面對人間紛擾、面對自然生態，面對排碳過量與空氣污染等複雜難解的問題。怎樣的安排才可以得到合理的解決，甚至要怎麼樣善待萬物，進而搶救地球。我認為人的心可以替天行道，亟須「形而上者謂之道」的「道行」；而避開「形而下者謂之器」的「器用」。「形而下」是心執著形，生命往下掉，「心」反而成為物欲的工具，這是生命價值觀的顛倒錯亂與生命存在的迷失與沉落。由是而言，上下兩句都可以理解講通。

從孟子來講，「從其大體為大人，從其小體為小人」，「從其小體」是形氣物欲當家，是「形而下者謂之器」的器用；「從其大體」是「心」作主，是「形而上者謂之道」的道行。再看「養其大者為大人，養其小者為小人。」，「養」是修養，「養其大者」是「養心」，「心」是「良心」，良心做主是大人之行；反之，養其小者，是養物欲，「物欲」當家，是為小人之行。儒家是「從其大體」，「養其大者」，如同道家是「知」進至「不知」，孟子說：「先立乎其大」，又說：「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心會在「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的情境之下，隨物欲而去，心會流放出去，人性的覺醒再把心找回來，心做主當家是「形而上者謂之道」，假定「心」放失的話，那就是「形而下者謂之器」的器用，「心」由「道行」轉成「器用」，所以「道行」與「器用」的上下二分是「心」來決定的。這樣的話，不只形上學可以講通，而且《易傳》是在孔孟老莊之後，我們用孔孟老莊作為根源，來解釋在孔孟老莊之後的後起學人所解釋之《易傳》的義理內涵，也得到了合理的解釋。我通過孔孟老莊的「思源」來看「本土」的「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到底要如何理解，才能合理的解釋這句傳誦千古的名言。我只是把這句話講通了，而且讓這句話不只「形而上者」的道行被我們信服接受，「形而下者」的器用落在今天，我們要痛切省思，且引以為戒。人生的問題在人物有限的問題與人間複雜的問題，都出在「心」成為「器用」的「工具理性」上，只問目的而不擇手段，失落了「心」本來可以主導道行的價值理性，搶救理性的偏頗與失衡，進一步可以挽回地球沒有明天，人類沒有未來的一場大悲劇。孔子說：「我欲仁，斯仁至矣！」，孟子也說：「先立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人心呼喚自我，要在仁心覺醒的時候，永遠保持清理，也就是永遠的當家做主，永遠地引導生命的走向，永遠的形而上，永遠地往天道升越。決不讓小體當家，不放失自己的良心，不做名利權勢的工具。

說是講上十分鐘，沒想到鄉土情與文化心之啟動，前者本土而後者思源，好像講得太長，謝謝頒給我這一獎座，也謝謝讓我有暢所欲言的空間，請與會的學人專家指教。

Revisiting the Philosophical Implications of “What is Prior to Physical Form Pertains to the Dao, and What is Subsequent to Physical Form Pertains to Concrete Objects”

Pang-Hsiung Wang*

Abstract

"Yizhuan" is a famous saying that has been passed down through the ages. The saying, "what is above the metaphysics is called Tao, and what is below the metaphysics is called utensils". It provides two points of argument in the concept of "Tao Tool". Academic tradition explains "metaphysics" as "above of the form", referring to the way in which heaven generates all things, and forms the first philosophical interpretation of Western philosophy. However, the problem of interpreting "metaphysics" as "above of the form" is that the second half of the sentence would then be interpreted as "below of the form". Yet everything in the world has a form and nothing exists "below of the form". As such, a major issue arises. In fact, the concept "of" can be interpreted as "towards", so that "what is of the metaphysics is called the Tao, and what is of below the metaphysics is called the too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uman existence, it means "the heart is in the form". On the other han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way out of human life, it means that the "heart" leads the "form" towards the above. In other words, it is the way of "Tao". The "heart" is intent on the downward path of "the form", that is, the path of using the "tool". The heart is obsessed with the lust and material desires of humans. It is also obsessed with worldly fame and power. Thus, the heart loses its position as master, and instead becomes a tool for lust, material desires and the desire for fame and power. "The heart has become a tool of the object". It has even degenerated into mere political calculations where the end overrides the means. Confucius stated "A scholar, whose mind is set on truth..." and "the morally noble man is not a tool." According to Lao Tzu, "Learning increases knowledge, Tao decreases desires". Thus, the road of Taoism is the path to integrity while the road of utility is the path of struggle for power, fame and fortune.

Keywords: physical form, concrete object, metaphysical, physical, knowing, not-knowing, knowledge based on the pre-determined mind, the advantage of being useful, the advantage of being useless

Pang-Hsiung Wang *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Graduate Institute of Philosophy,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Tamkang University
(026296@mail.tku.edu.tw)